

斯大林
列宁主义問題

第二分册

人民出版社

VII 战略和策略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六个问题：

- (一) 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科学；
- (二) 革命的阶段和战略；
- (三) 运动的来潮退潮和策略；
- (四) 战略指导；
- (五) 策略指导；
- (六) 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

(1) **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科学。**第二国际统治时期主要是在比较和平发展的环境中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政治军队的时期。这是把议会制度当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的时期。当时关于大规模的阶级冲突的问题、关于准备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搏斗的问题、关于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问题似乎都不是迫切的问题。当时的任务只是要利用一切合法的发展道路来编制和训练无产阶级军队，利用议会制度以适应无产阶级处于在野党地位并且似乎应当始终处于在野党地位的那种条件。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时期和这样了解无产阶级任务的情况下，既不可能有完整的战略，也不可能周密的策略。当时只有关于策略和战略的一些片断的零碎的观念，但是没有策略和战略。

第二国际的滔天罪行并不在于它当时实行了利用议

会斗争形式的策略，而在于它夸大了这种斗争形式的意义，几乎把这种斗争形式看做唯一的斗争形式。而当公开的革命搏斗时期到来的时候，当议会外斗争形式问题已经成为首要的迫切问题的时候，第二国际各党竟避开了新的任务，不去接受这些任务。

只有在下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公开发动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当推翻资产阶级的問題已经成为直接的实践問題的时候，当无产阶级的后备軍問題(战略)已经成为一个最迫切的問題的时候，当一切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议会形式和议会外形式(策略)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期，才能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的完整的战略和周密的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埋没了的那些关于策略和战略的英明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被列宁发掘出来重见天日的。但是列宁并不限于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策略原理。他还向前发展了这些原理，补充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原理，把这一切结合为指导无产阶级斗争的规则和指导原则的体系。列宁的“怎么办？”、“两种策略”、“帝国主义”、“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以及“幼稚病”等书无疑是加进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宝库的最宝贵的贡献。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科学。

(2) **革命的阶段和战略。** 战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革

命某一阶段上的主要的打击方向，制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后备軍）的相应的布置計劃，在革命这一阶段的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計劃而斗争。

我們的革命已經过两个阶段，十月革命后已进入第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战略也有过变更。

第一个阶段。1903—1917年2月。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彻底消灭中世紀制度的残余。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級。最亲近的后备軍是农民。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保皇派自由資产阶級，这个資产阶級力图抓住农民并用和沙皇制度**妥协**的方法来消灭革命。力量的布置計劃是工人阶級和农民联盟。“无产阶級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資产阶級的不稳定性。”（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9卷第85頁）

第二个阶段。1917年3月—1917年10月。目的是推翻俄国的帝国主义，摆脱帝国主义战争。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級。最亲近的后备軍是貧苦农民。邻国无产阶級是可能的后备軍。曠日持久的战争和帝国主义的危机是有利的时机。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資产阶級民主派（孟什維克、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民主派力图抓住劳动农民群众并用和帝国主义**妥协**的方法来結束革命。力量的布置計劃是无产阶級和貧苦农民联盟。“无产阶級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阶

級分子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資產階級的不稳定性。”（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9卷第85頁）

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在十月革命后开始的。目的是在一国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运用这个专政作为据点，以便在世界各国推翻帝国主义。革命已經超出一国范围，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經开始。革命的基本力量是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主要的后备軍是发达的国家的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农群众，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孤立第二国际各党，这些党是和帝国主义**妥协**这一政策的基本支柱。力量的布置计划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附属国的解放运动联盟。

战略是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及其后备軍有关的。战略因革命由一个阶段轉入另一阶段而变更，而在某一阶段的整个时期基本上是不变的。

(3) 运动的来潮退潮和策略。策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运动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这个較短时期內的行动路綫，就是通过以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代替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以新的口号代替旧的口号，通过把这些形式配合起来等等来为实现这条路綫而斗争。战略的目的，比如說，是要取得反对沙皇制度的战争或反对資產階級的战争的胜利，把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

或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而策略的目的却没有这样重大，因为策略并不是要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而是要取得某些战役、某些战斗的胜利，有成效地实行某些适合于革命某一高涨或低落时期的具体情况的运动和发动。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战略的，是服务于战略的。

策略是随着来潮退潮而变更的。在革命第一阶段的时期内（1903—1917年2月），战略计划始终没有变更，策略却变更过几次。在1903—1905年的时期，党的策略是进攻的，因为当时革命处于来潮，运动是上升的，策略应当以这个事实为出发点。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也是革命的，是适合于革命来潮的要求的。地方的政治罢工、政治示威、政治总罢工、抵制杜马、起义和革命战斗口号就是这个时期内互相代替的斗争形式。当时的组织形式也因斗争形式的变更而变更了。工厂委员会、农民革命委员会、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苏维埃和比较公开的工人政党就是这个时期内的组织形式。

在1907—1912年的时期，党不得不转而采取退却的策略，因为当时革命运动低落，革命处于退潮，策略不能不估计到这个事实。与此相适应，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也变更了。不是抵制杜马，而是参加杜马；不是杜马外的公开的革命发动，而是杜马内的发动和杜马内的工作；不是政治总罢工，而是局部经济罢工，或者简直无声无息。

当然，党在这个时期內應該轉入秘密状态，而群众的革命組織也就由文化教育組織、合作社組織、保險組織以及其他合法組織代替了。

关于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也应该这样說，在这两个阶段中，策略变更过几十次，战略計劃却始終沒有变更。

策略是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組織形式有关的，是同这些形式的交替和配合有关的。策略在革命的某一阶段上可以随着革命的来潮或退潮、革命的高涨或低落而变更好几次。

(4) 战略指导。革命的后备軍有两种：

直接的：(一)本国的农民和一般过渡阶层，(二)邻国的无产阶级，(三)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四)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品和成果，而无产阶级为了收买强大的敌人并取得喘息时机，可以在保持自己的实力优势的条件下暂时放弃一部分胜利品和成果；

間接的：(一)本国各个非无产者阶级之間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是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来削弱敌人并加强自己的后备軍的，(二)和无产阶级国家敌对的各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間的矛盾、冲突和战争(例如帝国主义战争)，这些矛盾、冲突和战争是无产阶级在进攻时或者在被迫退却相机行事时可以利用的。

关于第一种后备軍用不着多說，因为它们的意义是

大家都知道的。至于第二种后备軍，因为它們的意义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很明显的，所以必須指出，它們有时候对于革命进程具有头等的意义。例如第一次革命时期和第一次革命后小資产阶級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保皇派自由資产阶級(立宪民主党人)之間的冲突的巨大意义是未必可以否认的，因为这种冲突在使农民摆脱資产阶級影响这件事情上无疑起了相当的作用。十月革命时期各主要帝国主义者集团之間进行决死的战争这一事实的巨大意义更是不可否认的，当时帝国主义者忙于相互之間的战争，沒有可能集中力量来反对年輕的苏維埃政权，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就有可能来切实地組織自己的力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准备扑灭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现在，当帝国主义集团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当它們彼此之間的新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这种后备軍对于无产阶级一定会有愈益重大的意义。

战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运用这一切后备軍来达到革命在某一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目的。

怎样才是正确运用后备軍呢？

就是要执行一些必要的条件，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当革命时机已經成熟，当进攻在以全力进行，当起义已經迫在眉睫，当使后备軍跟上先鋒队已經成为决定勝負的条件的时候，在这个决定关头，要把革命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敌人最易致命的地方。党在1917年4—10

月这一时期的战略可以說是这样运用后备軍的实例。毫无疑问，这个时期敌人最易致命的地方是战争。毫无疑问，党正是在这个基本問題上把广大民众集合到无产阶级先鋒队的周围。党在这个时期的战略就是通过游行示威来训练先鋒队去进行街头的发动，同时通过后方的苏維埃和前綫的士兵委员会使后备軍跟上先鋒队。革命的結局表明，当时后备軍是运用得正确的。

列宁在談到革命力量的战略运用这个条件时，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武装起义的著名原理变动了一下說：

“（1）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起义当作儿戏，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須把它**进行到底**。

（2）必須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則，更有准备、更有組織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3）既然起义已經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轉入**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4）必須在敌人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們。

（5）**每一天**（如果以一个城市來說，可以說每一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卷第160頁）

第二、要選擇危機已經達到頂點、先鋒隊已經具有戰鬥到底的決心、後備軍已經具有援助先鋒隊的決心、敵人內部已經極端慌亂的時機作為施行致命打擊的時機，開始起義的時機。

列寧說：決戰時機可以說完全成熟了，**如果**“(1)一切敵視我們的階級力量完全陷於混亂，彼此衝突，互相廝殺，由於進行力不勝任的鬥爭而筋疲力盡”；**如果**“(2)一切動搖的、不可靠的、不堅定的中間分子，即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同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自己，由於實際破產而完全丟丑”；**如果**“(3)無產階級中間主張採取最堅決、最勇敢的革命行動來反對資產階級的那種群眾情緒產生出來，並且大大地高漲起來。那時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時候，如果我們正確地注意到上面所指出的……一切條件，並且正確地選定時機，我們的勝利就有保證”（見“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卷第76頁）。

舉行十月起義可以說是這種戰略的模範。

違背這個條件，就會造成危險的錯誤，即所謂“失其速度”，就是說，黨就會落在運動進程的後面，或者向前跑得太遠，因而造成失敗的危險。有一部分同志在1917年9月企圖從逮捕民主會議代表來開始起義，可以說是這種“失其速度”的例子，不善於選擇起義時機的例子，因為

当时在苏維埃内部还表现动摇情绪，前线还犹豫不决，后备军还没有跟上先锋队。

第三、要一往直前地实行既定的方针，不顾所有一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艰难和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使先锋队不致失去斗争的基本目的，使群众不致迷失道路，而能向着这个目的前进并努力团结在先锋队的周围。违背这个条件，就会造成莫大的错误，即海员们所熟悉的所谓“失其方向”。我们党在紧接民主会议以后所采取的决定参加预备国会这一错误的步骤，可以说是这种“失其方向”的例子。当时党似乎忘记了预备国会是资产阶级企图把国家从苏維埃道路转移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道路上去的手腕，党参加这种机关就会打乱全部计划，就会使那些在“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农迷失道路。这个错误因为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国会而被纠正了。

第四、当敌人力量强大，当退却不可避免，当接受敌人的挑战显然对自己不利，当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退却是使先锋队免受打击并保存其后备军的唯一手段的时候，要机动调度后备军来实行正确的退却。

列宁说：“革命政党应当补习。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了解，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了解，——而且革命阶级已经从本身的沉痛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

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卷第10页)

这种战略的目的就是要赢得时间,瓦解敌人,养精蓄锐,以便后来转为进攻。

締結布列斯特和約可以說是这种战略的模范。这个和約使党有可能赢得时间,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冲突,瓦解敌人的力量,为自己保留农民,养精蓄锐准备向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攻。

当时列宁說:“我們締結单独和約,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們相互之間的敌視和战争,——这种敌視和战争阻碍它們勾結起来反对我們,——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卷第421页)

布列斯特和約签订后过了三年,列宁說:“现在就連头号傻瓜也看得见,‘布列斯特和約’这个让步加强了我們的实力,分散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见“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3卷第5页)

保证有正确的战略指导的主要条件就是这样。

(5) **策略指导**。策略指导是战略指导的一部分,是服从战略指导的任务和要求的。策略指导的任务就是要掌

握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保证这些形式的正确运用，以便在一定的力量对比下取得为准备战略胜利所必需的最大成果。

怎样才是正确运用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呢？

就是要执行一些必要的条件，其中主要的是：

第一、要把这样一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提到第一位，这种形式最适合于当时运动的来潮或退潮的条件，能够促进和保证把群众引到革命阵地上，把千百万群众引到革命战线上，把群众布置在革命战线上。

问题并不是要使先锋队觉悟到保存旧制度的不可能和推翻旧制度的必不可免。问题是要使群众，使千百万群众了解这是必不可免的，使他们表示援助先锋队的决心。可是，群众只有从亲身的经验中才能了解这一点。任务就是要使千百万群众有可能根据亲身的经验认识到推翻旧政权的必不可免，要提出适当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使群众易于根据经验来认清革命口号的正确性。

如果党在当时没有决定参加杜马，如果它没有决定集中力量去进行杜马内的工作，并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去开展斗争，使群众易于根据亲身的经验认清杜马的无用、立宪民主党人的诺言的虚伪、和沙皇制度妥协的不可能、农民和工人阶级联盟的必不可免，那末先锋队就会脱离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就会失去它和群众的联系。如

果沒有群众在杜馬时期的經驗，就不可能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就不可能有无产階級的領導权。

召回主义策略的危險性就在于它会使先鋒队脱离自己的千百万人的后备軍。

如果无产階級当时跟着在1917年4月号召举行起义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走，那末党就会脱离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就会失去它在广大的农民和士兵群众中的影响，因为当时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没有揭露自己是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拥护者，因为当时群众还没有根据亲身的經驗认清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关于和平、土地和自由的言論的虛伪。如果没有群众在克伦斯基統治时期的經驗，就不会使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陷于孤立，就不可能有无产階級专政。因此，“耐心說明”各小資产階級政党的錯誤并在苏維埃內部进行公开斗争的策略是当时唯一正确的策略。

“左派”共产主义者策略的危險性就在于它会使党由无产階級革命的領袖变成一小撮徒托空言而没有基础的阴谋家。

列宁說：“单靠先鋒队是不能致胜的。当整个階級，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鋒队的立场，或者至少还没有对先鋒队采取善意的中立态度……时，单叫先鋒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但是要使真正整个階級，使被資本压迫的

真正广大的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經驗。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现在这个规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也得到了十分鮮明而有力的証明。不仅文化落后、大都不識字的俄国群众，就連文化程度很高、个个識字的德国群众，也都亲身体驗到第二国际騎士們的政府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資产階級奴顏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驗到不实行无产階級专政，就必然会有极端反动分子(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①之流)的专政，为了坚决轉到共产主义方面来，唯一的出路是实行无产階級专政。”(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卷第74—75頁)

第二、要在每个一定的时机找出事变过程鏈条上的特殊环节，抓住了这个环节，就能掌握整个鏈条，为取得战略胜利准备条件。

問題是要从摆在党面前的許多任务中挑出一个当前任务，解决这个任务是中心，实现这个任务就能保証順利地解决其他一切当前任务。

我們可以用两个例子來說明这个原理的意义，一个

^① 卡普(1868—1922年)是德国1920年反革命政变——“卡普盲动”的主要領導者，政变后成为政府首領，他的政府仅存在数日即被德国工人的总罢工推翻。——譯者注

例子可以引自很久以前的时期(党形成时期)，另一个例子可以引自我們最接近的目前时期(新經濟政策时期)。

在党形成的时期，无数的小組和組織还没有彼此联系起来，手工业方式和小組习气从上到下腐蝕着党，思想上的混乱是党内生活的特征，——在这个时期，整个鏈条中的基本环节和摆在党面前的各项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创办全俄的秘密报纸(“火星报”)。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全俄的秘密报纸才能形成党内意见一致的核心，才能把无数的小組和組織联結成一个整体，准备思想統一和策略統一的条件，从而为真正的党的形成奠定基础。

在由战争过渡到經濟建設的时期，工业遭到破坏的毒手而奄奄一息，农业苦于工业品的不足，国营工业和农民經濟的結合已經成为順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基本条件，——在这个时期，事变过程鏈条中的基本环节，許多任务中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商业。为什么呢？因为在新經濟政策的条件下，工业和农民經濟只有通过商业才能結合；因为在新經濟政策的条件下，有生产而没有銷路就是致工业于死命；因为只有通过发展商业去扩大銷路，才能扩展工业；因为只有商业方面巩固了，只有掌握了商业，只有掌握了这个环节，才能指望把工业和农民市場結合起来并順利地解决其他的当前任务，以便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創造条件。

列宁說：“仅仅一般地作一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須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鏈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須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鏈条并穩穩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

“当前……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調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在历史事件的鏈条中，即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必須全力抓住的环节**’。”（见“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3卷第89、90頁）保証有正确的策略指导的主要条件就是这样。

（6）**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革命的策略和改良主义的策略有什么区别呢？

有些人以为列宁主义反对一切改良，反对一切通融和妥协。这是完全不对的。布尔什維克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地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說来，真是“凡施皆善”；在某种条件下，改良，其中包括通融和妥协，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列宁說：“为了推翻国际資产階級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間通常进行的最頑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費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絕随机应变，拒絕利用敌人之間的利害矛盾（哪怕是暫时的矛盾），拒絕設法跟各种可能的同盟者